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城南旧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城南旧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28797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28792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林海音

页数：174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前言

差不多十年前了，我写过一篇题名《忆儿时》的小稿，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：　　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，也极平凡。
我喜欢热闹，怕寂寞，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。
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，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，越听越怕，越怕越要听。
猛一回头，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，小猫正在捉壁虎，不禁吓得呀呀乱叫。
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，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。
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“唱话匣子的”，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
也是在夏季，每天晚饭后，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。
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，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，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，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，晚上满室生香。
再过一会儿，“换电灯泡儿的”又过来了。
他背着匣子，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，贴几个钱，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。
到今天我还不明白，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。
然后，我最盼望的“唱话匣子的”来了，背着“话匣子”（后来改叫留声机，现在要说电唱机了！），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。
我便飞跑进家，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。
母亲被搅不过，总会依了我。
只要母亲一答应，我又拔脚飞跑出去，还没跑出大门就喊：　　“‘唱话匣子的’！
别走！
别走！
”　　其实那个“唱话匣子的”看见我跑进家去，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，不得到结果，他是不会走掉的。
讲价钱的时候，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。
讲好价钱进来，围着的人便会换换蹭蹭地跟进来，北平话叫做“听蹭儿”。
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，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，把大门砰的一关，好不威风！
“唱话匣子的”人，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，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。
片子转动了，先是那两句开场白：“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，”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，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，有时像猫叫，有时像破锣。
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，还要加价呢！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半个多世纪前，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，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。
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、残阳驼铃、闹市僻巷……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，为之着迷。
会馆门前的疯女子、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、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、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、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……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、谈笑过、一同生活过，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，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。
为何人世这般凄苦？
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。
　50多年过去，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，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。
那一缕淡淡的哀愁，那一抹沉沉的相思，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，永不消退。

作者简介

林海音，女，原名林含英，原籍台湾省苗栗县，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，不久即返台，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，其父林焕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，举家迁居北京，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。
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城南厂甸小学、北京新闻专科学校，毕业后任《世界日报

<<城南旧事>>

书籍目录

《城南旧事》代序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 童年 骆驼队--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后记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城南旧事>>

章节摘录

惠安馆　　一　　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
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，小小的尘埃。
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　　“还没睡够哪！
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
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
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
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。
”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
”　　宋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
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　　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
”　　宋妈说：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
”　　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
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
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
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
”我问爸爸。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
燕京大学呀！
”　　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
”　　“做晤得！
做晤得！
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
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
”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。
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
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。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
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

的这条胡同。
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
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
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
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
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
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
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
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“怎么啦，你？”“嗯？”我有点迷糊。
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“为什么打哆嗦？
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？
快回家！”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
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
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：“嗯！”她会怎么样呢？
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
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“英子一定吓着了。”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。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
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缚着。
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
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脚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？
经过惠安馆，我向里面看了一下，黑门大开着，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，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。
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“长班老王”，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，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。
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，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，打听疯子的事，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。
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，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，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“吃了吗？您！”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。
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，好刺耳，我要堵起耳朵啦！
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，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。
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。
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，对宋妈说：“宋妈，你去买菜，我等妞儿。”妞儿，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。

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，拿了一大枚，又买酱，又买醋，又买葱，伙计还逗着说：“妞儿，唱一段才许你走！
”妞儿眼里含着泪，手摇晃着，醋都要洒了，我有说不出的气恼，一下窜到妞儿身旁，插着腰问他们：“凭什么？
”　　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妞儿。
　　妞儿只有一条辫子，又黄又短，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。
第二次看见妞儿，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。
她过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，我们俩相对笑了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等一会儿，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，她又向我笑了笑，指着后面，低低的声音说：“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
”　　“嗯。
”我说。
　　“第几个门？
”　　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：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第四个门。
到我们家去玩。
”　　她摇摇头说：“你们胡同里有疯子，妈不叫我去。
”　　“怕什么，她又不吃人。
”　　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。
　　妞儿一笑，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，很好看，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：“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，就是有点薄，眼睛太透亮了，老像水汪着，你看，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。
”　　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，喜欢她那么温和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：“又跳？
又跳？
小暴雷。
”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，就小声地说：“我要回去了，我爹等着我吊嗓子。
赶明儿见！
”　　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，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，我就满心的高兴，可是今天，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，很失望，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，要给妞儿吃的。
我摸摸，发热了，包的纸都破烂了，粘乎乎的，宋妈洗衣服时，我还得挨她一顿骂。
　　我觉得很没意思，往回家走，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，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，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，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，不用怕看见疯子了。
　　我低头这么想着，走到惠安馆门口了。
　　“嘿！
”　　吓了我一跳！
正是疯子。
咬着下嘴唇，笑着看我。
她的眼睛真透亮，一笑，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，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！
我想看清楚她，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。
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。
太阳照在她的脸上，常常是苍白的颜色，今天透着亮光了。
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，那么暖，那么软。
我这时看看胡同里，没有一个人走过。
真奇怪，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，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。
　　“几岁了？
”她问我。
　　“嗯六岁。
”　　“六岁！
”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，低下头来，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，在找什么。

“不是。
”她喃喃地自己说话，接着又问我：“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？
”“小桂子？
”我不懂她在说什么。
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，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：“秀贞，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！
”又转过脸来对我说：“别听她的，胡说呢！
回去吧！
等回头你妈不放心，嗯，听见没有？
”她说着，用手扬了扬，叫我回去。
我抬头看着疯子，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。
她拉着我的手，轻摇着，并不放开我。
她的笑，增加了我的勇气，我对老的说：“不！
”“小南蛮子儿！
”秀贞的妈妈也笑了，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，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，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“他们这些北仔鬼”是一样的吧！
“在这玩不要紧，你家来了人找，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。
”“我不说的啦！
”何必这么嘱咐我？
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我都知道。
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，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。
“来！
”秀贞拉着我往里走，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，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。
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，玻璃窗小得很，临窗一个大炕，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。
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，朝我身上左比右比，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：
“妈，您瞧，我怎么说的，刚合适！
那么就开领子吧。
”说着，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，我由她摆布，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，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，没有穿衣服，手里捧着大元宝，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。
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，看我仰着头，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，满是那么回事地说：“要看炕上看去，看我们小桂子多胖，那阵儿才八个月，骑着大金鱼，满屋里转，玩得饭都不吃，就这么淘……”“行啦行啦！
不害臊！
”秀贞正说得高兴，我也听得糊里糊涂，长班老王进来了，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。
秀贞不理会她爸爸，推着我脱鞋上炕，凑近在画下面，还是只管说：“饭不吃，衣服也不穿，就往外跑，老是急着找她爹去，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，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！
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，背心就差缝钮子了。
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。
可急的是什么呀！
真叫人纳闷儿，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……”她说着说着不说了，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，一直发愣。
我想，她是在和我玩“过家家儿”吧？
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？
要是过家家儿，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，小手表，小算盘，小铃铛，都可以拿来一起玩。
所以我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，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。
”可是，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，便又说“我也要回家了。

”　　秀贞听我说要走，她也不发愣了，一面随着我下了炕，一面说：“那敢情好，先谢谢你啦！
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，外面冷，就说我不骂她，不用怕。
”　　我点了点头，答应她，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，我认识的。
　　我一边走着一边想，跟秀贞这样玩，真有意思；假装有一个小桂子，还给小桂子做衣服。
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？
还管她叫疯子？
我想着就回头去看，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！
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。
　　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，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、旧皮鞋、空瓶子。
　　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。
小小圆圆的金表，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，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，妈妈说要修理，可一直放着，我很喜欢这手表，常常戴在手上玩，就归了我了。
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，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，我仔细听，宋妈说：　　“后来呢？
”　　“后来呀，”换洋火的老婆子说：“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！
临走的时候许下的，回他老家卖田卖地，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。
好嘛！
这一等就是六年啦！
多傻的姑娘，我眼瞧着她疯的。
……”　　“说是怎么着？
还生了个孩子？
”　　“是呀！
那学生走的时候，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，等到现形了，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。
”　　“义地？
”　　“就是他们惠安义地，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。
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，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，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，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。
”　　“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，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？
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？
”　　“可远喽！
”　　“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？
”　　“孩子呀，一落地就裹包裹包，趁着天没亮，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！
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，就是让人捡去了呗！
”　　“姑娘打这儿就疯啦？
”　　“可不，打这儿就疯了！
可怜她爹妈，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，唉！
”　　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，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。
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，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！
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。
宋妈又说：　　“下回给带点刨花来。
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？
”　　“老亲喽！
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，现在还在看坟，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？
”　　宋妈一眼看见了我，说：　　“又听事儿，你。
”　　“我知道你们说谁。
”我说。
　　“说谁？

”　　“小桂子她妈。
”　　“小桂子她妈？
”宋妈哈哈大笑，“你也疯啦？
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？
”　　我也哈哈笑了，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！
　　……

编辑推荐

《城南旧事(插图本典藏版)(精)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独步文坛三十多年的经典作品。
自1960年出版以来，不但在台湾畅销不衰，在大陆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。
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，饶具魔力的文笔，通过主角——英子童稚的双眼，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，自然而不造作，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，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，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，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。
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，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